

论第二语言学习通用理论的意义

黄 蕾

(成都理工大学 外国语言文化学院, 成都 610059)

摘要:斯波尔斯基“第二语言学习通用理论”最伟大的意义是它事实上宣布了外语教学研究“方法论”的终结,在以“语言问题”为出发点的外语教学研究朝向以“学习问题”为出发点的外语学习研究发展中提出了以“学习者是否利用和怎样利用可以得到的学习机会决定第二语言学习的结果”的社会语言学习观,将社会文化条件引入了以心理语言学为主的第二语言习得研究,拓宽了第二语言习得的研究领域。

关键词:斯波尔斯基;第二语言学习通用理论;外语教学;第二语言习得

中图分类号:H31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09)03-0064-05

1988年,斯波尔斯基(B. Spolsky)在外语教学学术期刊 *TESOL Quarterly* 发表论文,首次提出“第二语言学习通用理论”^[1]。次年,斯波尔斯基详细论述第二语言学习通用理论的《第二语言学习的条件:通用理论导论》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2]。当时我国外语教学处于大变革,外语教学研究向多年行之有效的听说法发难,推行在国外外语教学研究和实践中已经不再热门的“交际语言教学”,先是在1990年代初重新制订了体现“交际途径”的高校英语专业基础阶段教学大纲,后来又“交际途径”推向中学英语教学和高校公共英语教学,没有注意到斯波尔斯基的“通用理论”(general theory)。我们搜索中国知网(CNKI)的中文期刊全文数据库,发现涉及语言学习外语教学“一般理论”、“通用理论”或“斯波尔斯基”相关论文四篇^①,另外有译文一篇^②。另一方面,我国外语教学研究近年来表现出一种动向或愿景,“举办中国特色外语教育论坛”,希望以“外语教育基本理念辩论”为序幕,用某种一般的理论或模式来概括我国的外语教学,“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外语教育体系”^[3]。“通用理论”与“基本理念”及“有中国特色的外语教育体系”虽然并不关

联(至少在现阶段从我国外语教学研究的角度来看互不关联),却有共同之处,即不再拘泥于外语教学研究“方法论”,不再纠缠于具体的外语教学法的孰是孰非、科学与否、适用与否,而是抽象地对第二语言学习或外语教学作这样或那样的概括。因此,斯波尔斯基20年前提出的“第二语言学习通用理论”对我国外语教学研究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斯波尔斯基提出的“第二语言学习通用理论”这一新术语中,“第二语言学习”指“学得了第一语言的情况下习得一种语言”,没有区分“外语”与“二语”,“不区别学习与习得”;斯波尔斯基将这一新理论描述为“通用”,将其区别于关于“正式的课堂学习”的那些理论,区别于关于“非正式的自然学习”的那些理论,区别于关于“语言的某一部分诸如句子水平的句法学习”的那些理论;“理论”则指“一种或一整套可以通过经验实验验证的假设”;而他认为,“第二语言学习理论的任务是能够解释人们可以学得一种以上语言这一事实,以及解释在这样的学习中发生的可以概括的个体差异”^{[2]2}。斯波尔斯基提出“通用理论”的“目标”,不是建议某一种新的外语教学“方法”,而是“通过检查学得语言的条件来探索第二语

收稿日期:2008-10-22

作者简介:黄蕾(1973—),女,四川成都人,成都理工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应用语言学及语用学。

言学习通用理论的必要条件”。这些条件可以概括为“谁在甚么条件下学习甚么语言学得了多少”。首先，“通用理论”必须解释“谁”即学习者的差异，包括诸如年龄、能力、智慧、特殊能力、特别学力、态度、动机、策略选择以及个性等因素。第二，“通用理论”必须解释“学习”即学习过程本身，包括不同类型的学习、不同类型的知识、不同文化不同个体的学习差异等。第三，“通用理论”必须解释“学得了多少”，首先要说明“学得”的标准，以及学得语言的哪一部分（如语音词法句法词汇语义等）、如何解释不同语言项目的学得等。第四，“通用理论”必须解释“甚么语言”以及这种语言的文化。第五，“通用理论”必须解释“在甚么条件下”学习学得语言。更重要的是，“第二语言学习通用理论”必须解释所有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甚么类型的学习者喜欢甚么类型的学习策略，甚么类型的学习者在甚么条件下学习得最好，甚么类型的学习者学得了语言的哪一部分，甚么类型的学习者在甚么情况下对不同种类的语言学得最好^{[2]3-4}。斯波尔斯基总结出 74 种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条件^{[2]16-25}，就条件的内在属性来检验这些条件可以分为必要条件和典型条件，必要条件和典型条件在第二语言学习中又可以表现为程度条件。斯波尔斯基解释说，语言学习的种种不同条件并不都是必要性的，许多条件是代表性的或程度性的；没有必要条件第二语言学习就不会发生，典型条件在第二语言学习中不是必要的而只是具有代表性，而第二语言学习越满足程度条件就越可能产生（预期的）学习结果^{[2]12-14}。就条件涉及的对象即外在性质来检验，又可以将这些条件分为“社会条件”（社会环境）和“个体条件”（学习者）两大类^{[2]25-27}。

斯波尔斯基不区别学习与习得，并且就此种区分批评克拉申(S. Krashen)的语言输入理论(input theory)，“对学习习得的后乔姆斯基区分在克拉申第一假设那里达到了极致，结果是含混不清也没有必要”^{[2]9}。克拉申及其语言输入理论虽然对第二语言习得理论(SLA)的发展作出了贡献^[4]，但是他过分强调“外因”（语言输入）的作用，违背了作为第二语言习得理论基础主要构成之一的乔姆斯基生成语言学。乔姆斯基(N. Chomsky)强调与生俱来的普遍语法作为内因的重要性，强调学习者的内在的创造性，认为在第一语言习得中，“环境”（外因）的影响或作用很小很小，而“生物”本身即内因起决定性

的作用^{[5]46-48}。“通用理论”与“语言输入理论”的本质区别之一，就在于斯波尔斯基强调“内因”即学习者，克拉申强调“外因”即语言输入——虽然斯波尔斯基提出的第二语言学习条件包括社会环境，但是起决定性作用的仍然是学习者。另一方面，斯波尔斯基虽然承认他的“通用理论”与心理语言学关于第一语言习得的理论“在许多方面相似”，“会与第一语言习得理论有重要的关系”，但是他又强调第二语言学习与第一语言习得的区分，强调前者是在“学得了第一语言的情况下习得一种语言”，强调他的“通用理论”研究的对象和目标在现阶段不包括后者^{[2]2-3}。“通用理论”与生成语言学“普遍语法”的区别在于，斯波尔斯基关心的是受社会条件影响的第二语言学习中可以概括的个体差异，而乔姆斯基研究的不是个别语法（语言）之间的差异，而专注于由普遍语法决定的第一语言习得的普遍规律。“通用性”是“通用理论”模式的第一特征。具有“通用性”的第二语言学习理论才可能在一个模式之内考虑二语学习与外语学习、一般目的学习与特定目的学习、正式的课堂学习与非正式的自然学习、培养语言知识与培养语言技能等等，以及理解并描述它们之间的差异。“通用理论”适用于包括上述情况在内的第二语言学习各种情况，是因为“通用理论”模式具有第四特征即优选模式。斯波尔斯基将第二语言学习的各种情况总结为“社会条件”和“个体条件”，包括 74 种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必要性条件、代表性条件、程度性条件，这些条件涵盖了所有这些情况。所以，斯波尔斯基说他的“第二语言学习”“不区别学习与习得”，没有区分“外语”与“二语”，实际上是说他的“通用理论”适用于二语学习与外语学习、正式的课堂学习与非正式的自然学习等不同的社会环境，适用于“学得了第一语言的情况下习得一种语言”的各种可能的情况，因而具有“通用性”。

“通用理论”模式的第一特征“通用性”是之前所有的外语教学法赖以成立的语言教学理论所不具备的。现代外语教学一百多年的发展可以大致以语言学作为独立学科成立分为前后两大阶段，在前一阶段外语教学研究主要依赖语言教学实践或教师亲身体会，分别受演绎思维和归纳思维的影响，缺乏语言学心理学等相关科学理论支撑，甚至被认为是“无理论的”^{[5]166}。受不同思维方式影响的教学法相互排斥，注重演绎思维的翻译法（或语法翻译法）被注重

归纳思维的直接法取代,直接法又被注重演绎思维的阅读法取代,主流外语教学法始终表现为行为主义与心智主义之间的对立,对立中曾经产生“折衷法”(eclecticism)。斯波尔斯基在书中多处提到折衷法,并且说“通用理论”模式的“第四特征,也是第二语言学习理论的主要创新,就是采用包括早先受重视的折衷法的途径”^{[2]12}。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折衷法”是一种具体的外语教学法,而斯波尔斯基采用的是外语教学“折衷法的途径”并不是具体的外语教学法,“通用理论”是一种第二语言学习理论,这应该是两者之间的区别。语言学作为独立学科成立以后对外语教学研究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表现在以语言学对“语言本质”的认识为出发点,回答语言问题,以语言认识决定外语教学的内容、顺序、方法。外语教学研究开始在语言学心理学等科学理论指导下发展。科学理论影响或指导外语教学研究和外语教学实践最生动最成功的事例,就是受结构主义语言学和行为主义心理学直接影响产生的“听说法”(audiolingualism)。听说法是外语教学研究和外语教学方法 100 多年发展的顶峰,直到乔姆斯基以句法的转换深层结构向人们揭示“感知资料”反映的表层结构不能说明语言的本质,以“刺激贫乏”论指出向人们是“生物”而不是“环境”在语言习得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4]。乔姆斯基革命从根本上颠覆了听说法的理论基础以后,外语教学研究不再热衷于听说法,同时五花八门的外语教学途径、教学思想或教学法的纷纷呈现,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交际语言教学”。“交际途径”以及“交际语言教学”在欧洲曾经昙花一现,后来又在我国被视为外语教学“方法”的新希望,但是它并不是一种具有操作性的外语教学方法,而只是外语教学思想或理念。听说法之后的几十年并没有产生像听说法那样在如此长的时期内如此广的范围内占据主流地位的外语教学法。斯波尔斯基在 20 年前提到“1970 年代的新的方法热”时例举了四种新的外语教学法,包括“自然途径”(natural approach),不包括“交际途径”或“交际语言教学”^[1]。我们认为,“自然途径”是重要的语言学习理论,但是不应该属于外语教学方法;把语言学习途径列为外语教学法是外语教学研究在第二语言习得理论发展初期不注意区分语言教学与语言学习的表现。

1970 年代的方法热是外语教学研究“世纪心结”的最后一次也是规模最大一次但仍然不成功的

一次寻找“完美方法”的努力。一个多世纪以来,外语教师一直期望有人能给他们提供一种简单有效而又适用各种学习者的方法,外语教学研究一直受到“完美方法”的诱惑,一直因为指望能解决一切弊端的“世纪心结”而困扰^[7]。外语教学研究一直相信问题的关键是采用甚么教学方法,一直相信存在这样一种经济有效普适的教学方法。这是因为,在乔姆斯基之前,没有人注意语言学习具有区别于其它学习的特殊性;没有人指出“语言作为一种独立的机能存在于人脑”,“虽然它是学习者的整个认知器官的一部分,但是它独立于负责智力发展的一般认知机理”^{[8]44};没有人指出“[语言习得装置]在人脑中是专属语言的”,“它以与其它学习形式截然不同的方式运作,并导致特有的语言学知识,而不沾染其它方面知识的属性”^{[9]16}。因此,外语教学研究一直把语言学习语言教学看作和其他学科学习教学没有区别的教育教学活动,一直不加区别地把所有教育教学活动都看作是“有计划的输入—同化过程”,都依赖“所教=所学(或应学)等式的有效性”^{[10]273},如果教学效果没有达到预期,不如人意,那么一定是“输入”、“所教”出了问题,一定是“教学方法”存在症结。在斯波尔斯基之前,已经有人开始提出“为什么学习者没有学习老师所教”的问题^{[11]3-18};在斯波尔斯基之后,更有人明确指出外语教学方法“相对无助”,“已经死亡”^[12]。但是,对外语教学研究“方法论”有破有立、既破又立的第一人当属斯波尔斯基。斯波尔斯基首先指出以往的外语教学理论往往以偏概全,不能全面完整地解释外语教学的种种复杂情况。这在外语教学研究中是熟视无睹的。例如,习惯演绎思维的推崇语法翻译法、阅读法,习惯归纳思维的则推崇听说法、情景法,各自把自己赞成的教学法描绘得十分完美,却没有考虑如何说明各自都存在的学习失败的情况。又如,语言学习语言教学的途径和方法有许多,某些途径方法适用某些学习者,另一些途径方法适用另一些学习者,以往的外语教学理论往往不考虑哪种教学法适合学习者的心理特征或者适合学习者的思维习惯。再如,交际原理正确地指出了语言“必须有运用规则,否则语法规则就会没有意义”^{[13]19},第一次把“意义”纳入了语言学对语言本质的认识,但是交际原理错误地认为至关重要的甚至不是“对语言是如何结构的更好的理解,而是对语言是如何运用的更好的理解”^{[14]217},这导致了类

似的外语教学思想观念,导致了“交际语言教学”的积极实践者不能理清“学得外语”的标准,错误地把“语言运用”作为学得外语的标准,不考虑语言知识掌握对于语言运用的先决性,因此将语言的运用及语言运用的规律当作外语学习外语教学首要的甚至唯一的目标。

“第二语言学习通用理论”事实上宣布了外语教学研究“世纪心结”寻找外语教学“完美方法”的努力是不现实的是不可能成功的。外语学习外语教学从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少从事外语教学研究的学者先后指出,“很多[外语]教学使人如此惊骇的不成功”^[6],“学校学习一门外语成功的数字在一些国家(像英国)令人沮丧的甚至令人羞耻的低”^{[5]7},而在许多国家外语教学常常因此而受到政府或公众的批评。正因为现代外语学习和教学十分困难,在现代大学制度的发展过程中,现代外语才取得了作为一门课程登上大学课堂的资格^{[5]165};在现代外语教学一百多年的历史进程中,才出现了百年不懈追求外语教学“完美方法”的“世纪心结”。针对以往的外语教学理论不能全面完整地解释外语教学的种种复杂情况的弊端,斯波尔斯基指出,“任何导致一种单一方法的第二语言教学理论显然是错误的”^{[2]2}。这是斯波尔斯基对外语教学研究“方法论”终结作出的宣判,也是他的“通用理论”的出发点。斯波尔斯基解释说,“如果看一看学得第二语言或者没有学得第二语言的环境的复杂性,就会立即明白,一种理论不仅必须同等的复杂,而且还必须能够解释整个语言教学世界曾经使用过的和在使用中的许多不同方法的成功和失败”^{[2]2}。外语教学外语学习的成功和失败太复杂了,有环境的因素,有方法的因素,有学习主体的因素,各种因素相互作用交叉影响,这是以往的外语教学理论不能解释的,也是斯波尔斯基“通用理论”要尝试解释的。“第二语言学习理论的任务是能够解释人们可以学得一种以上语言这一事实,以及解释在这样的学习中发生的可以概括的个体差异”。为此目标,斯波尔斯基假定“通用理论”模式的所有部分或许多部分适用任何特定类型的学习,并假定“通用理论”模式的各个不同部分之间存在紧密

的相互作用,这体现为模式的第三个重要特征,即模式的整合性和相互作用^{[2]12}。斯波尔斯基认为,外语学习虽然是学习者的个人行为,但是必须在社会中发生;社会条件虽然并不一定具有直接的影响,但是具有强烈的可描绘出的效应;因而第二语言学习通用理论必须坚实地清晰地建立在社会环境中,这是“通用理论”模式的第五个重要特征^{[2]13-14}。具有“通用性”、“优选性”、“整合性”、“相互作用”和“社会性”的“第二语言学习通用理论”认为,社会环境导致对第二语言学习的各种态度,这些态度在学习者身上体现为学习动机,学习动机与诸如年龄、个性、能力、前期知识等学习者个人特点一起解释学习者对社会环境提供的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学习机会的利用;学习者对学习机会的利用亦即学习者与社会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决定学习者语言的和非语言的结果^{[2]28}。斯波尔斯基提出的“通用理论”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学习者,是学习者是否利用和怎样利用可以得到的学习机会决定第二语言学习的结果。

我们认为,斯波尔斯基“第二语言学习通用理论”最伟大的意义是它事实上宣布了外语教学研究“方法论”的终结,提出“任何导致一种单一方法的第二语言教学理论显然是错误的”,破解了困惑现代外语教学研究 100 多年的“世纪心结”,提出了“学习者是否利用和怎样利用可以得到的学习机会决定第二语言学习的结果”的社会语言学习观,将社会文化条件引入了以心理语言学为主的第二语言习得研究,拓宽了第二语言习得研究领域,增强了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科学性。虽然“外语教育教学基本理念辩论”当前仍然纠缠于学习与习得的区分,但是既然要讨论“中国特色”,就免不了会讨论语言学习中的社会文化条件。乔姆斯基生成语言学已经证明了“生物”内在的创造性的决定性作用,没有必要就“环境”即学习(外语环境、正式学习环境)与习得(二语环境、非正式学习环境)问题辩论;需要讨论的是语言学习过程中的“内因”的决定性作用和“内因”和“外因”的相互作用。在这一点上,斯波尔斯基“通用理论”应该对我国外语教学研究有所启示。

注释:

- ①张思武《英语学习过程诸因素探讨》,《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徐明《巴班斯基教育优化理论与中国的双语教学》,《继续教育研究》2004年第4期;邹鹏举《浅析学习动机和外语学习之间的关系》,《保山师专学报》2005年第

6期;李琳《第二语言学习的条件及其对幼儿园双语教育活动的启示》,《幼儿教育》(教育科学版)2007年第3期。

② Bernard Spolsky《第二语言学习理论的范畴与模式》(李永宁译),《国外外语教学》1994年第2期。

参考文献:

- [1] Spolsky, Bernard. Bridging the Gap: a General Theory of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J]. *TESOL Quarterly*, 1988 (22;3): 377-394.
- [2] Spolsky, Bernard. *Conditions for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 [3] 《基础教育外语教学研究》编辑部. 外语教育教学基本理念辩论——“中国特色外语教育论坛”启动序言[J]. 基础教育外语教学研究, 2007(11-12): 15-32.
- [4] 张思武. 论任务型语言学习的理论基础[J].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 (6): 98-107.
- [5] K. Johnson. *An Introduction to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 [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2.
- [6] Rogers, J. The world for sick proper [J]. *ELT Journal*, 1982, (36;3): 144-51.
- [7] Stern, H. H. Review of J. W. Oller Jr. and P. A. Richard-Amato (ed.) 1983. *Methods that Work: A Smorgasbord of Ideas for Language Teachers* [J].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1985, (7): 249-51.
- [8] Ellis, Rod. *Understanding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 [9] Cook, Vivian. *Linguistics an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
- [10] Prabhu, N. S. Procedural syllabuses [C]//Ed. T. E. Read. *Trends in language syllabus design*.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RELC, 1984.
- [11] Allwright, R. L. why don't learners learn what teachers teach? The interactions hypothesis [C]//Ed. D. M. Singleton and D. C. Little. *Language Learning in Formal and Informal Context*. Dublin: IRAAL, 1984.
- [12] Allwright, R. L. The death of the method. Working Paper No. 10. The Exploratory Practice Center. The University of Lancaster, 1991.
- [13] Hymes, D. H. On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1971) [C]//Ed. C. J. Brumfit and K. Johnson. *The Communicative Approach to Language Teaching*.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 [14] Howatt, A. P. R. *A History of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On the Significance of a Second-Language-Learning General Theory

HUANG Lei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Institute, Chengd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hengdu, Sichuan 610059, China)

Abstract: The greatest significance of Spolsky's "general theory of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lies in that it virtually announces the end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methodology", brings up a sociolinguistic learning concept that whether or how the learner makes use of the available learning opportunities determines the outcomes of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in the course of the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research with "the language question" as its starting-point developing toward foreign the language learning research with "the learning question" as its starting-point, introduces social-cultural conditions into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research focusing on psycholinguistics and broadens out the research range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Key words: Bernard Spolsky; a general theory of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TESOL; SLA

[责任编辑:张思武]